

江顺诒生平及著述考*

——以稿本《窠翁丛稿》为中心

杨柏岭 汪 倩

内容摘要:江顺诒是晚清知名词学家、红学家,著述颇丰。不过,由于人们对生平行事不甚清楚,直接影响了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。兹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江顺诒《窠翁丛稿》稿本的基础上,以其中的《窠翁自撰年谱》、《江××先生事略》等文献为中心,结合相关资料,首次就江顺诒的生卒年月、祖系与家世、求学与仕宦经历以及著述情况予以梳理,呈现同治、光绪年间,以江顺诒为代表的杭州文学活动,并对相关文献如黄秀文主编的《中国年谱辞典》、胡适《日记》等关于江顺诒的一些错误说法予以辨析。

关键词:江顺诒 《窠翁丛稿》 窠翁子 生平 著述

江顺诒(1823-1884)平生问学涉及文学、文化、经学等领域,文学上兼工诗、词、小说、传奇、散曲等。百馀年来,他的《词学集成》、《读〈红楼梦〉杂记》等著述颇受论者重视,然因对其生平行事不清楚,故系统深入研习者甚少。上海图书馆藏江顺诒《窠翁丛稿》稿本三种不分卷,包括《窠翁诗文稿》、《窠翁自撰年谱》(含《江××先生事略》)、《说文经典异同》,字体有楷、行、草等多种,从书写风格上看,非一时所书,且有后人补录痕迹。上述三种,大部分诗词见于《愿为明室词稿》、《西泠酬倡集》等集中;所收《王雪香小传》刊于《四溟琐纪》第十二卷(1876年1月),《吉少甫公传》又见于吉钟颖《含薰室文集》五卷(清同治六年刻本)附录,名《吉芑畦公家传》。除此,如《伯山志事》等十多篇文章、《说文经典异同》学术札记均未见刊本,而《窠翁自撰年谱》(以下简称“《年谱》”)与《江××先生事略》(以下简称“《事略》”)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江顺诒生平记录最完备的文献资料。兹以此为基础,旁证其他文献,对江顺诒生平行事及著述予以考证,弥补学界研究之不足,纠正相关研究之谬误。

*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江顺诒的文学创作及批评研究”(AHSK09-10D94)的阶段性生活成果。

一、籍贯及生卒年月

江顺诒，安徽旌德人。《年谱》屡次提及其由安庆赴旌德应童试事，《事略》云江氏“为旌德望族”^①，已刊著作如《愿为明镜室词稿》二卷自刻本署“旌德江顺诒秋珊”，参编《西泠酬倡集》初集卷四“江顺诒”条亦云“江顺诒，字子穀，号秋珊，安徽旌德县人，廪贡生，浙江（抹去4字）补用知县”。与其相识的如师长谭献《复堂日记》、友人王韬《淞滨琐话·水仙子》、弟子徐珂《天苏阁笔记》等，皆云其为旌德人。

因此，相关说法就须纠正。如，丁立中《先考松生府君年谱》光绪四年（1878）载有“元和江秋珊丈顺诒”^②，陈乃乾编《室名别号索引》云“愿为明镜室，清长洲江顺诒”^③。元和、长洲均属苏州，据《年谱》，江顺诒虽去过两地，然其后来定居杭州，故此二说不知所出，当为臆测。而在黄秀文主编的《中国年谱辞典》专门介绍《窳翁自撰年谱》的词条中，却说江顺诒为“清江苏扬州人”^④，更属不该。

因《年谱》、《事略》等未能及时得到整理，江顺诒生卒年亦众说纷纭^⑤。其实，《年谱》道光三年（1823）明确记载：“余一岁，母徐孺人。余生于皖省西门外。”“皖省”指安庆，至于“老安庆方位名词‘西门外’，有其特定的含义，其中的‘外’，特别区别出八卦门向西至同安门止这一城区”^⑥。关于江顺诒出生月份，《年谱》、《事略》等未见确切记载。不过，《年谱自序》云其“明年^⑦六十岁，例得称翁，九月号曰窳翁”，此处“九月”当与自己生辰相近。江顺诒六十寿辰，丁丙（1832—1899）作诗《江秋珊顺诒招赏园桂，登花隔夕阳楼，观〈敬亭放歌〉、〈瓮梦〉诸图。时秋珊正六十，并示自寿新曲》八首，其一云“时节秋分见

①从字迹抒写大小及风格上看，《事略》稿本有两种不同字迹：大字部分书写风格与《年谱》同，时间均截止光绪七年，当为江顺诒同时自书；小字部分书写风格有异，除了对原稿有少许补充外，又补写了光绪八年（1882）、光绪十年（1884）年事，并记录了江顺诒卒年，就江顺诒未刊、已刊著作及其子嗣情况作了说明。显然，小字部分是江顺诒过世后，由后人补写、整理的结果。据《事略》稿本字迹，“旌德望族”四字非江顺诒自书，但作为《事略》，后人补写亦可采信。

②丁立中：《先考松生府君年谱》卷二，北京图书馆编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第172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222—223页。

③陈乃乾编，丁宁补编：《室名别号索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116页。

④黄秀文主编：《中国年谱辞典》，百家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539—540页。

⑤大多资料皆言不详，而影响稍大的资料也多不准确。如，王兆鹏《词学史科学》载“江顺诒（1822—1881后）”（中华书局2004年，第435页）；朱德慈《近代词人考录》载“江顺诒（1822—1889）”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84页）。

⑥张健初：《皖省首府老安庆》，黄山书社，2005年，第107页。

⑦初书“今年”，后改“明年”。

寿星,寿杯绿酒有余馨”^①，“秋分”节气在九月下旬初。综上可知,江顺诒于道光三年九月出生于安庆。

江顺诒卒于光绪十年(1884)七月,《事略》小字补写明确记载:“甲申七月,年六十二……^②卒于省垣寓所。”另外,光绪十三年(1887)清明,丁丙在明末严武顺撰《月会约》卷末跋语中,联想到自己参与杭州铁花吟社月举事时说:“数年来,沈、秦、王、吴、盛五老,夏、江、宗三君,先后归道山。”^③其中,“夏、江、宗三君”,分别指夏曾传、宗山、江顺诒,而“数年来”即言江顺诒等人逝去的时间不远。王韬《水仙子》亦云光绪十三年秋,他与“西脊山人”秦云(1833-1890)剧谈往事,“伤美人之已化,悲名士之云亡”^④,此“名士”即指江顺诒。由此,亦可纠正包括笔者前期在内的一些误判。谭献《复堂日记》壬申年(1872)曾记:“江君秋珊,旌德人,刻《愿为明镜室词》,来属论定。”乙酉年(1885)补记云:“别十馀年,秋珊词学大就……有《词学集成》六卷。”^⑤笔者曾据此推测江顺诒亡于光绪十一年(1885)之后^⑥,现在看来,这是对谭献乙酉年补记的误读。江顺诒因刻《愿为明镜室词》,于壬申年携词集请谭献论定时,两人是见了面的,但十馀年后,谭献补记的只是读到《词学集成》后的信息,而非两人见面交谈的内容。同时,谭献此时当不知江顺诒于年前已亡,否则会在日记中记载。

《事略》云江顺诒“卒于省垣寓所”,此省垣指杭州。《年谱》载,光绪元年(1875)江顺诒在杭州“置东平巷地基,计四亩馀,七月建造”;光绪二年“二月,生平老屋落成。三月初三日,迁新居”,“居有楼,望湖山,诸山如列屏,楼下花木荫繁。面西,因语之曰花坞夕阳楼”。江顺诒卒,其友浙江典史杨馥(字桂峰)作挽联云:“十子慨凋零,正望君海上归来,重整西泠旗鼓;双丁怜幼小,问谁重生前盟约,替筹东里箕裘。”^⑦上联从西泠十子说起,肯定江顺诒在杭州西湖诗会活动中的作用;下联从其子嗣说起,表达子承父业的期许。

二、祖系及家世

关于江顺诒的祖系及家世,胡适言及署名“愿为明镜室主人”《读红楼梦杂记》时,曾说“此人即旌德江顺诒,字秋珊”,“他是冬秀同族人”^⑧。其实,旌德江村人江冬秀与江顺诒同族而不同支。据《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》,隋末唐初济阳江氏第20世江韶(江淹五世孙)迁居旌德西金鳌山,更名江村。随着人

①丁丙《松梦寮诗稿》卷五,清光绪二十五年丁立中刻本。

②按:省略号处,原有“月病过世”四字,后圈涂。

③严武顺:《月会约》,《武林掌故丛编》(第十集)本,上海书店影印本,1984年,第8a-b页。

④王韬著,刘文忠校点:《淞滨琐话》,齐鲁书社,2004年,第144页。

⑤谭献著,范旭仑、牟晓朋整理:《复堂日记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52页。

⑥杨柏岭:《江顺诒词学理论评说》,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2003年第4期。

⑦胡复君编:《古今联语汇选》,西苑出版社,2002年,第291页。

⑧曹伯言整理:《胡适日记全集》第9册,联经出版公司,2004年,第713页。

丁发展,济阳江氏金鳌派后世多次外迁,惟次子知德一支留居江村,至其八世孙有从义、从厚、从政兄弟三人,又呈“五支分流”局面。从江氏第60世起,金鳌江氏辈分变化较大,如“从政”支取“六十耳顺”义,揭“顺”字辈;“顺”字以下,留居江村一支采用“巨孝家声显,文思彩梦祥;同心培祖德,大启尔荣昌”辈行;而“从厚”支则遵“洪图绍世泽,丕显振家声”谱系^①。据《年谱》,江顺诒之子均以“巨”字为辈,当属“从政”支系;而江冬秀曾父江图煊、祖父江绍理、父江世贤、兄江泽生,按辈行则属“从厚”支。

江顺诒《年谱》、《事略》对父母、子嗣亦有记载。如《年谱》道光三十年(1850)载:“先君六十寿,乞桐城许若秋为寿序一篇,又何伯秋先生、彭豫卿、吴仙槎、方月樵、李□生诸友俱有诗。”咸丰十年(1860)八月,举家逃难衢州,“先君七十寿,勉力为鞠扈之欢”。据此可推知其父生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)八月。《年谱》咸丰十一年(1861)十一月载:“杭城失守,舟至桐庐,全家被难,余匿乡间。”其父即可能因遭此难而卒。其母徐孺人,《年谱》道光二十一年(1841)载:“三月,又之宣城应院试。试近,先母有病,余不肯行。先母痛斥之。四月十九日,先母已逝。先君不使知。五月初二日返省,则已逝半月矣。”母亡,其父于同年十一月续弦。又据《年谱》,太平军至皖,其父率家眷逃至浙江,继母于咸丰十一年(1861)二月卒于金华;道光二十六年(1846)载,有妹二,分别适孙氏、汪氏;江顺诒于道光二十三(1843)十一月十六日娶绩溪蓝氏,继娶叶氏、妾周氏,均有子,长女巨仪、长男巨麟、次男巨邀、三男巨龙等。

三、履历及仕禄

黄秀文主编《中国年谱辞典》介绍江顺诒时云:“道光二十九年宣城科试优贡,后报捐儒学训导,再捐县丞。任凤山城门稽查、衢州署文案、常防行营支应、分局总办等。”^②这是目前所见刊本资料中关于江顺诒履历、仕禄最为详细的介绍,兹以《年谱》为主,辅以《事略》等文献,予以进一步说明。

咸丰三年之前,江顺诒除了赴宣城、金陵应试,主要居于安庆。其于道光九年“七岁,始从塾师读”,至十四年依次读毕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及朱熹注、《孟子·万章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等,并“始作破承题”,十五年“作试帖八韵诗……八股全篇”,十六年“始作七律诗”,十七年“初学作七古”。

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,三赴宣城应童试,道光二十三年始赴金陵应乡试,然“房备而未荐”。按照清朝科举制度,乡试未中者,尚须再次经童试取得考试资格。于是,自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元年的十年内,江顺诒六赴宣城应试,

^①参阅刘四清等:《济阳江氏金鳌派源流初探》,《黄山高等专科学校报》2001年第3期,第29-31页。

^②黄秀文主编《中国年谱辞典》,百家出版社,1997年,第539-540页。

五次应试金陵。期间,道光二十五年“以第二入旌德县学生”,道光二十九年“以一等食饩”,成为廪生。

咸丰二年,决意放弃举业。“应试金陵,荐而不售;会考优贡,亦不录。揭晓后,自以五次南闱皆不利……欲改应北闱试,诸戚友皆以先君已迈六旬,家无次子,再三阻劝。时豫工例开,乃为余报捐训导,冀博升斗”。《事略》亦曰:“五应秋试,皆荐而不售;己酉科,以额满见遗……适粤匪破皖,举家避寇,来浙亲老。家贫乃弃举子业,经理家事。”

咸丰三年初,为避难,由安庆至宣城、旌德,后至金华、衢州。咸丰四年七月,迎眷来衢州。咸丰五年冬,于衢“托购田数十亩,为隐居计”。此后数年,因谋生和避难,往来衢州、苏州、徽州等地。咸丰八年(1858)衢州又遭太平军难,故业尽失,十一月正式“托刘蔼□亲家以贐报捐县丞”,《事略》亦说,“不得已,纳贐为八品官,冀以升斗,博堂上欢”。自此,江顺诒报捐入仕,其履职大体可分五个阶段:

(一)稽查、文案到防差。咸丰九年五月,由衢来杭,九月接到捐函,“十二月,浙省有考试佐贰之金,余列第二,为忌者抑,置第十”。咸丰十年正月,“小考取,委凤山城门稽查差”,因太平军至浙,二月十九日,凤山城门关闭,因无职守,转由候潮门去城赴徽州。咸丰十一年正月,“由徽返衢,委衢防支应局文案,旋调常防行营支应差”;二月,卸常防差,往金华。同治二年五月到衢州,因同乡苏介翁权浙藩,于六月初委左制宪闽浙总粮台管理收支。按:左制宪,即左宗棠;苏介翁,即苏式敬,字周钦,号介堂,黄山太平人。

(二)塘工差。同治三年三月,保举得视缺后以知县补用,十二月初委塘工总局差。同治四年正月,翁汛设分局,委分局收支;三月,十二堡另设分局,命总其事。按:翁汛,即翁家埠汛。同治五年九月,苏式敬(号介堂)采办塘工柴木,命其同往。同治六年,仍随苏式敬采办柴木,来往梓树潭、七里泷。同治八年十月,委西塘秤验柴椿。

(三)任县丞:同治九年,调申防监工;七月,委署余姚县丞,十一月卸事,回省度岁。塘工告竣,“保举五品衔,部议改六品”。同治十年五月,委署钱塘县丞,十一月卸事”。按:李榕《(民国)杭州府志》卷一百二(民国十一年本)“县丞”:“江顺诒十年六月署,王宪章南海人十一月任。”

(四)厘局差。同治十一年,“闲居无差”;十月,杭州又有考试佐杂之举,列第二。同治十二年正月,抚院考试佐杂,“本列第一,因策中条陈实事,改第二。不数日,即委青阳酒厘局。”同治十三年三月,至青阳酒厘局,一年期满,交卸回省。光绪二年八月,“秦澹如观察招入牙厘总局”。光绪四年至五年,仍在厘局。

(五)宁波海防。光绪六年十月,中俄失和,浙江奉旨筹防海,宁波添设支应局,到宁海防,“因前在闽浙粮台,即派委办理收支事”,光绪七年六月,中俄和议成,宁海防撤局,返杭。因“塘工全塘告竣,保举记二大功,前后在塘工已记

七大功矣”。《事略》又云,在宁波海防,“计九个月,支放洋六十餘万元”。

至此,江顺诒平生经历与功绩,正如其《年谱自序》云:“自念生平无瑰节奇行,立德、立言、立功三者皆未能,何足以撰《年谱》?顾余生以来,际屯艰,确无功、德、言之可传,而实有其志。”事实亦如此,江顺诒虽平生屈居下僚,但所应差事涉及粮台、塘工、厘局、海防等部门,且多与经济、军务等有关,这对他撰写《嵇麻子》等政论著述、文学创作中平民化倾向的形成等,有着直接影响。

四、社集及交游

王韬《水仙子》云,江顺诒“由明经出为浙江知县,需次杭垣。以名士而为循吏,一时声名藉甚。上游俱器重之,侧席咨諏,待若上宾。旋同宦浙西诸君子,举行西泠酬唱集,请君为之执骚坛牛耳。”^①在江顺诒参与的社集中,“西泠酬唱”最具显示度。除此,尚有其他社集活动,兹略考如下:

(一)庚子年于皖城倡发诗社

《年谱》道光二十年载:“十八岁。之宣城应院试。是年,与方君月樵炳奎、方君曰卿景昱、张君亦泉荫结诗社。”方炳奎(1825-1875?),安徽怀宁人,咸丰二年恩科进士,历任河北灵寿、晋州、静海知县,广西平乐知府致仕,著述颇丰,《怀宁县志》卷十八有传。江顺诒《越俎卮言》卷一附有方炳奎《商征亩征利弊论》一文,并有跋语曰:“观察,皖人。与余少同里闾,长共切磋,除诗文质证外,每抵掌天下事,同方同术,恨无尺寸柄……光绪初返皖,始以书问讯。函达,而观察已歿于皖。”按:据此可知方炳奎约卒于光绪初年,可补相关文献之不足。方景昱(生平事迹不详)在《愿为明镜室词》九卷本《后序》中说:“余与秋珊交卅年矣”,“秋珊以名诸生,屡蹶棘闱,难后屈就丞掾”,实乃“英雄末路,是可悲已”。此《序》作于同治七年(1868),上溯三十年,可知江顺诒与诸人结诗社当是相交之始。张荫,号亦泉,生平事迹不详。

(二)倡发西泠消寒、酬倡诗社

自宋代始,杭州西泠一带诗社活动兴起,代有吟事。清代同光时期,江顺诒与部分同宦浙江者再举吟社。《事略》对此有过概述:“纵情诗酒,日驰逐于六桥、三竺间。交白少溪,倡消寒诗会,刻《消寒诗》二卷。旋交宗少梧司马、边竹潭嵯尹,倡为西泠诗会。春秋佳日,无时不聚,积诗成秩,已刻《西泠倡酬》初、二集。”

关于“消寒诗会”,《年谱》同治十年(1871)载,江顺诒委署钱塘县丞,“始与白少溪、梅鹭臣倡发作消寒诗会”。同治十三年,“白少溪已故,消寒诗稿在钱子奇大令处”,“余因索回捐刻,乞秦澹如观察序”^②。至光绪元年,江顺诒

^①王韬:《淞滨琐话》,第140页。

^②关于《西泠消寒集》二卷(同治十三年刻本),相关文献多将功劳归于秦细业,据此可知刊刻者、邀请秦细业所作序者均为江顺诒。

有诗记载：“消寒吟社举已五年，今冬之任，远游者六七人，遂不果举。适钱君子奇以《月当头夜怀社中友》作见寄，和此志感。即寄李冰叔、杨桂峰温州，杨也村台州，钱子奇湖州，梅鹭臣宁波，并省中诸友。”此诗开头四句云：“昔年消寒结吟社，谁其倡者梅与江。就中白公兴尤豪，吟坛健笔喜独扛。”倡导诗社的“梅与江”，即梅鹭臣与江顺诒；“兴尤豪”的“白公”，即白骥良（字少溪）。又云：“迄今五载相继作，袞然成集惊南邦。”“兰亭雅集何时再，重倾百斛春酒缸。”（《西泠酬倡集》初集）既肯定了前期以《西泠消寒集》为标志的成绩，又有感于吟事渐弱的现状，呼吁重振西泠吟社。

关于“西泠倡酬或酬倡”，乃西泠消寒诗会的延续。更名的原因，《年谱》光绪三年（1877）载：“诗会中，宗少梧司马因消寒会有冬而无春夏秋，因倡为月一举行之会。”吟社集会方式改变后，“不数月，积诗得四卷”，光绪三年冬开雕，次年秋《西泠酬倡集初集》五卷刻成；光绪五年冬，《西泠酬倡集二集》五卷开雕；所作作品体裁涉及诗、词、曲、乐府等。光绪七年（1881）秋，西泠倡酬活动渐止。是年，江顺诒在散曲《自题花坞夕阳楼雅集第二图》的序言中说：“辛巳秋自甬上归，偕宗小梧司马，招同人重集于余之花坞夕阳楼。期而至者十人，期而未至者六人，先期而逝者一人钱子奇大令……未几，皆云散风流，其未他往者，非贫即病。欲再如曩日之狂吟欢醉，岂可得哉！西泠倡酬，遂以是会止。”（《西泠酬倡集三集》）

“西泠倡酬”是同光年间颇具影响的文人群体活动，其中尤以群体创作“海上新乐府”而闻名。据《西泠酬倡集》初集、二集、三集等粗略统计，自同治至光绪初，参与西泠消寒、倡酬吟社者，除江顺诒，尚有梅振宗（字鹭臣，上元人）、白骥良（字少溪，河内人）、秦细业（字应华，号澹如，江苏无锡人）、钱国珍（字子奇，号沁庵，扬州人）、汪昌（字咏之，吴县人）、胡嗣福（字杏孙，安徽桐城人）、宗山（姓鲁氏，字小梧，铁岭人）、边保枢（字竺潭，任邱人）、方观澜（字紫庭，号方山氏，仪徵人）、杨昌珠（字也村，江苏甘泉人）、俞廷瑛（字小圃，号紫卿，江苏吴县人）、朱庆镛（字友笙，江苏泰州人）、韩闻南（字薰来，江苏江浦人）、杨馥（字桂峰，上元人）、邓之瑛（号云泉，湖北随州人）、郭钟岳（字叔高，号外峰，扬州人）、宗得福（字载之，江苏上元人）、严以幹（字筱南，黄冈人）、李肇增（字冰叔，号冰署，江苏甘泉人）等数十人。与江顺诒一样，这些成员多是宦浙的外籍人士。

（三）参加铁花吟社

铁花吟社（一作铁华吟社）由钱塘人吴兆麟（1807—1885，字书瑞，号筠轩）创设。其族侄吴庆坻《蕉廊脞录》卷三云：“族伯父筠轩先生自江西告归，与里中诸老结铁华吟社，起戊寅（1878）迄乙酉（1885）。”卷四又曰：“首尾九年。先生殁，而湖山嘯咏风流阒寂矣。”^①铁花吟社始创时，正是西泠倡酬吟社的

^①吴庆坻：《蕉廊脞录》，民国求恕斋丛书本。

衰微之际,反映出杭州诗会绵延不绝的传承性,因而这两个诗社中人物多有重叠。据丁丙所例举的参与铁花吟社 20 余人中,秦绶业、宗山、江顺诒、边保枢等数人^①,即属西泠酬倡吟社的元老。光绪八年(1882),丁丙《四月二十七日高白叔招集庞园,戴文节赴义处也,分得首字》诗有云:“况欣新雨来踟蹰,明镜团圞出素手。”自注曰:“谓江秋珊新入社,秋珊有《愿为明镜室词》。”^②据此可知江顺诒加入铁花吟社在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七日。入社之后,江顺诒参会颇勤。同年八月,江顺诒六十寿,即招诗友至其花坞夕阳楼庆寿赏桂。丁丙《江秋珊顺诒招赏园桂,登花坞夕阳楼,观〈敬亭放歌〉、〈瓮梦〉诸图。时秋珊正六十,并示自寿新曲》八首之五即云:“西泠酬唱满云霞,吟社新来压铁花。如此秋光忍孤负,多君招酌木犀花。”便述及江顺诒由西泠吟社加入铁花吟社事。同年抑或明年十月二日,江顺诒主持过铁花吟社社集。江顺诒有诗《十月二日,邀同吴筠轩观察、王琳斋刺史、宗小梧司马、丁修甫孝廉万花红摊一诗人之屋看菊,琳翁先成长歌一首,即步其韵》,吴兆麟有诗《秋珊道兄招集万花红摊一诗人之屋赏菊即席》,王景彝有《江氏窳园看菊放歌》等^③。

五、著作考

《西泠酬倡集》初集卷四云,江顺诒“著有《嵒窳子》、《词学集成》、《愿为明镜词稿》、《梦花草堂诗钞》、《诗话》、《醴陵集注》”,王韬《水仙子》继而评曰“君述撰等身”“皆风行于世,不脛而走”^④,《中国年谱辞典》又补充云“著有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经典说文异同》、《窳翁丛稿》等”^⑤。诸如此类,均不够全面,兹略考如下:

(一)已佚著作

《事略》后人补记云:江顺诒“有《弄翰集》、《红豆吟》、《惆怅吟》、《镜中泪》、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经典说文异同》,皆遭乱失去。”《年谱》道光十六年载“十四岁始作七律诗三首”,十七年载“初学作七古,有《郑孝子行》,仿《长恨歌》体,流翻酌畅,见者诧之”。《事略》亦云其“读书数行并下,十三四岁即喜为诗歌,五古不读汉以下,七古专学太白”,“少丁母忧,所作多愤懑不平之语,有《弄翰集》四卷”。其中,据《年谱》道光二十二年载,《弄翰集》乃“廿岁以前古今体约二三百首”诗集;同年又“集香奁诗《红豆吟》四卷、《惆怅吟》四卷”。江顺诒《高阳台·补绘愿为明镜图》词序云“余少填《镜中泪》传奇”,

①丁丙《武林掌故丛编》(第十集)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(第87册)子部,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4年,第810页。

②丁丙《松梦寮诗稿》卷五,清光绪二十五年丁立中刻本。

③录自丁丙《武林坊巷志》第四册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471-472页。

④王韬:《淞滨琐话》,第140页。

⑤黄秀文主编:《中国年谱辞典》,第539-540页。

《年谱》咸丰十年载：“有少填留存二十八齣名《镜中泪》，为扬州刘（携去订宫商。城破，刘君不知下落，书亦失。”

《事略》云江顺诒“读许氏书，通汉人训诂之学，于《说文》引经异同多所省明；于宋人学，独取阳明，能以功烈表见于世”，然云其著有《经典说文异同》不假，云著《十三经注疏》则不确。《年谱》咸丰八年载：“二月，余往苏州。三月初，石匪达开由江西窜浙，围衢州。先君挈眷仓卒由山路避往徽。乡居之屋被焚，皖中之物全行失去。余有旧板书四大箱亦被焚（有《十三经注疏》一部凡十馀章，读书有得皆笔于上；又有《经典说文异同》已成书，至是俱被毁）。”可见，江顺诒说的只是在《十三经注疏》上所做的笔记，故《中国年谱辞典》沿袭《事略》后人补记之误，云其著有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并不准确。

上述著述除《镜中泪》于咸丰十年丢失外，其余多在咸丰八年失于衢州。另外，《年谱》咸丰二年载：“廿至卅，十年中，得诗不下数千首，删存四篋，有《瓮算集》二卷、《敬亭放歌集》一卷、《金陵访古集》一卷、《宣城风雨集》一卷。”对此，《事略》等资料未见记载，疑亦在乱中失去。

（二）未刊著作

《事略》后人补记又云，“未刊者有《梦花草堂诗稿》八卷暨散文、骈文、诗话、词话等若干卷”。江顺诒诗集命名“梦花草堂”，以及未见刊本的《醴陵集注》，均与其先祖南朝江淹有关。前者源自江淹“梦笔生花”故实，后者《醴陵集》即是江淹所著。笔者多方查询，未见《梦花草堂诗稿》八卷、《醴陵集注》，或亦亡佚。

至于上海图书馆藏江顺诒《窳翁丛稿》稿本中情况已见前述，需要说明的是《说文经典异同》。《事略》曾云江顺诒“通汉人训诂之学，于《说文》引经异同多所省明”，咸丰八年毁于战火的《说文经典异同》书稿，当是其研究之成果。然《窳翁丛稿》收有《说文经典异同》手稿部分内容，疑系残缺或后来补记之本。

另外，南京文史馆朱子爽口述，王正元记录《旧书店旧书摊觅宝》一文说：1951年3月，朱先生在上海旧书店和书摊中曾买到几件残稿，“其中有同治年间安徽旌德县人江顺诒（诒）的《訾窳子三种》五页、《江氏诗文集》。惟这篇稿子未印出，内容论及太平天国很公允。”^①《訾窳子三种》五页，当是《訾窳子》三卷（刊本）。《江氏诗文集》未见刊本，笔者在安徽省图书馆亦未访得。

（三）已刊著作

1.《訾窳子》三卷、《越俎卮言》二卷、《訾窳子集证》五卷。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载：旌德江顺诒所撰上述三种“无刻书年月，约同治间刊”^②。此说不确，《訾窳子》三卷附《越俎卮言》二卷、《訾窳子集证》五卷，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等所藏均属光绪刻本。《訾窳子》卷首有格雅子、卞桂生、李圭、饶云鹏评

^①南京市白下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：《白下文史》第7集，1990年，第97-98页。

^②孙殿起：《贩书偶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217页。

语,是问答体(卷一 20 问、卷二 22 问、卷三 16 问)的政论著作,涉及宗教、文化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内政等同光新政时期的时政要务。《越俎卮言》共收政论文 19 篇(包括方炳奎 1 篇),卷一有《补〈郡县论〉》《淮南盐务利弊(道光癸卯作)》《筹救钱荒(道光丁未作)》《河运海运辩》《治浙利弊(同治癸酉作)》《厘捐利弊一》《厘捐利弊二》《厘捐利弊三》《拟立厘金为税课常征议》,及附录方月樵观察炳奎《商征亩征利弊论》;卷二有《柔远人论(同治甲戌)》《防倭》《浙江海防》《海防》《开垦南田说》《两浙移盐场议》《安插客民议》《禁贩人口说》《禁种莠粟说》。《嵚窔子集证》是江顺诒辑录时人言论,以证己言不虚的资料性著作。光绪八年作《自序》云:“嵚窔生作《嵚窔子》三卷,出以示人,多斥其抑中而扬外,今已十馀年矣。耳闻目见朝廷公卿大夫之崇论,下及草野农工商贾之私议,多有与嵚窔生之说相吻合者。因援笔录之,积久成帙,乃抄与卷后以为证。庶几所言,非一人之私言也。”共有 81 则,或摘自如总理衙门《庚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》、曾国藩《预筹修约事宜疏》等各级衙门或名臣奏折条陈,或摘自如郭嵩焘《使西纪程》、曾纪泽《曾惠敏公使西日记》等国人出使他国的见闻著述,或摘自如徐继畲《瀛寰志略》、张自牧《瀛海论》等世界史地志论著,或摘自如王韬《弢园文录》等文集以及《申报》等报刊中的政论文章。

2.《愿为明镜室词稿》九卷、二卷。江顺诒以词名家,然其词集传播未广。谢章铤曾云“据自序谓有九卷,而余所见只此二卷”^①,杜文澜更是坦言未能获见《愿为明镜室词稿》^②,今人甚至臆测“二本词作未变,只是卷数不同”^③。《年谱》同治七年(1868)载“是年刻词稿九卷”,方景昱同年夏作《后序》亦云“今春以书来,将刻其《愿为明镜室词》九卷”,故九卷本版本信息“同治己巳(1869)春仲刊于武林”,当为刊成时间。二卷本版本信息为“同治己巳刊于武林”“癸酉(1873)仲春重校梓”“同治癸酉冬怀宁汪丙吉书眉”。对此,《年谱》同治十二年(1873)亦载“重刊词稿,改为两卷”。可知,二卷本是在九卷本基础上的修订本。同时,二本都有江顺诒同治己巳春仲识于杭州旅次的《自序》(二卷本文字有删改),但九卷本有卜奉箴序(同治己巳秋仲)、方景昱后序(同治戊辰夏),二卷本有谭献序(同治十一年仲春),怀宁杨凤翔等 11 位友朋题词。进而,九卷本各卷均有名称,前三卷分别名《霓裳学谱》、《白门水仙操》、《吴山琴话》,卷四、五、六分别为《花底拾遗集》(上、中、下),卷七名《孤山梅讯》,卷八、九为《双鬟待唱》(上、下)。其中,九卷本《花底拾遗》(又

①谢章铤:《赌棋山庄词话》续编卷三,唐圭璋编:《词话丛编》(第四册),中华书局,1986 年,第 3532 页。

②杜文澜:《憩园词话》卷六,唐圭璋编:《词话丛编》(第三册),中华书局,1986 年,第 2985 页。

③刘荣平:《赌棋山庄词话校注》,厦门大学出版社,2013 年,第 332 页。

名《瑶台片玉》乙种)三卷,二卷本未收;二卷本卷一全部、卷二前六首见于九卷本卷一、二、三、七、八、九中,二卷本自卷二第七首《八声甘州·湖山策马图》以下均不见九卷本,当是同治癸酉重校梓时补入。较之九卷本,二卷本所弃者多为艳词、情词,由此可见江顺诒自选词的标准。

3.《词学集成》八卷。《年谱》光绪七年(1881)载“是年,刊《词学集成》”,故现存光绪辛巳年《词学集成》刊本为原刊本。该本前有铁岭宗山《识》、江顺诒《凡例》。据《凡例》,“此书积之数十年,有见必录,迄未成书,亦不过词话之流耳,未敢出以示人”,后经宗山“为之条分缕析,撮其纲曰源、曰体、曰音、曰韵,衍其流曰派、曰法、曰境、曰品,分为八卷,以各则丽之,易其名曰《词学集成》”。故《词学集成》光绪辛巳刊本署“江顺诒辑,宗山参订”。《词学集成》是江顺诒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,尚有《词话丛编》本、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(据光绪刻本影印)等。其中,《词话丛编》本最为普及,然该本是覆光绪刻本,对征引文献多未细勘,加之唐圭璋先生所拈各则标题多以江氏所征引文献为参考,而非以江顺诒案语为依据。这既不方便读者阅读与使用,亦不利于读者对江顺诒词学思想的把握,故有必要给予重新整理。

据谭献《复堂日记》光绪十四年十一月朔日载:“徐仲玉来,携《乐府补题》及予手批《词学集成》去。”^①谭献手批《词学集成》今未知藏所。同时,《事略》曾提到江顺诒未刊著作尚有“《词话》”者,况周颐《历代词人考略》、李冰若《花间集评注》卷二均曾征引过《愿为明镜室词话》一条:“韦端己、冯正中诸家词,流连光景,惆怅自怜。盖亦易飘摇于风雨者。若第论其吐属之美,又何加焉。”因此则又见刘熙载《词概》,孙克强既云《愿为明镜室词话》“撰者不详”,又曰“或为《词概》别名”^②。谭新红鉴于江顺诒自号愿为明镜生,认为“《愿为明镜室词话》或为江顺诒撰”。^③其实,江顺诒《词学集成》卷五鉴于“刘氏熙载《词概》论各家词,多中肯綮,汇录之于左”约17则,上引一则即在其中,并非江氏论词之语。由此,况、李所谓《愿为明镜室词话》极可能是江顺诒《词学集成》之前的“不过词话之流”的手稿。

4.《读红楼梦杂记》一卷。此著是江顺诒影响最广、版本最多的一部。同治八年(1869)由江氏刻于杭州,署名“愿为明镜室主人”。《年谱》同治十二年载,“刻(卢先骆)《红楼梦竹枝词》”。此刻疑即同治十三年正月上海申报馆《瀛寰琐记》第十七卷所载的版本,包括愿为明镜室主人《红楼梦竹枝词序》、卢先骆《红楼梦竹枝词》、愿为明镜室主人《读红楼梦杂记》。此后,该著依次有光绪二年上海翻刻本、《红楼梦丛刊》本、香艳丛书本、《红楼梦附集十二

①谭献:《复堂日记》,第332页。

②孙克强:《清代词学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,第412页;《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3年,第17页。

③谭新红:《清词话考述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9年,第394页。

种》1936年上海仿古书店铅印本等。

5.《西泠倡酬集》三集。这是西泠诗社唱和集。光绪四年秋《西泠倡酬集初集》刻成,光绪五年冬《西泠倡酬集二集》开雕,此后尚有《西泠倡酬三集》。其中《初集》卷三收江顺诒诗歌73首、词作4首,二集卷四收江顺诒诗歌90首、词作12首、散曲《题宗小梧司马顾曲图》一套,三集收江氏散曲《套数》、《送杨古醞之任黄严丞》、《汪咏之大令挽歌》、《自题花坞夕阳楼雅集第二图》四套。

6.其他。《事略》补记云江顺诒已刊论著有《自寿曲》一套。据考,此套散曲即是载于《西泠倡酬三集》中的《套数》,是其六十寿自撰散曲。江顺诒除刻卢先骕《红楼梦竹枝词》,撰写序言,还刻清吟香阁主人订《羊城竹枝词》2卷2册(清光绪三年愿为明镜室刻本,藏港大851.880)。

另外,杜信孚等《著者别号书录考》载:“《书言故事》六卷,题清嵒窳子撰,清刊本。”^①此《书言故事》是明代嵒窳子辑《新镌名公释义全备墨庄书言故事》。陈玉堂编著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(续编)》云,江顺诒“又撰有《三家词品》”^②,亦不确。所谓《三家词品》,指郭麐《词品十二则》、杨夔生《续词品十二则》、江顺诒《续词品二十则》(实有十九则),均见于《词学集成》卷八。江顺诒最早将三家词品合编,然有梓行想法的是徐珂。对此,朱景彝《重刊<三家词品>序》交待十分清楚:“光绪中叶,姊聿徐仲可中翰侍其尊甫印香先生于余姚学舍,与邑人士讨论词学,尝以《三家词品》授谢葑舟上舍,使梓行之。”^③

作者简介:杨柏岭,男,安徽师范大学教授,研究方向:近代学人思想、清代词学。

汪倩,女,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,研究方向:清代词学。

①杜信孚,蔡鸿源:《著者别号书录考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86年,第146页。

②陈玉堂编著: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(续编)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2页。

③张璋等编纂:《历代词话》(下),大象出版社,2002年,第1689页。